

青年读本

肯音迪题



人贵自知

REN GUI ZI ZHI

钱歌川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人贵自知

人生智慧
处世之道
为人之要
为人之道
为人之理
为人之法
为人之德
为人之业
为人之志
为人之行

青年读本

人 贵 自 知

钱歌川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贵自知/钱歌川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2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445-x

I. 人…

II. 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85 号

丛书主编:邓九平

策 划:张家勋

人 贵 自 知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65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094-445-x/1·279

定价:22.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84040746



钱歌川先生

目 录

回忆郁达夫	1
记齐白石	4
追念靖师	8
追忆徐訏	12
追忆两个同庚好友 ——蒋彝和王云槐	16
回梦六十年	21
谈 天	24
谈 水	27
谈 手	30
谈 玉	33
谈 竹(节选)	39
谈 气	44
谈 私	47
说 梦	51
说 穷	55
谈好人	59
谈时髦	63
谈交际	66
谈助人	69
谈道歉	72
谈兴趣	77

青年读本

	谈撒谎	80
	谈修养	83
	谈常识	86
	谈集邮	90
	谈名片	94
	谈送礼	99
◆	谈戒烟	102
	谈溺爱	106
	谈压力	110
	谈迁怒	114
•	谈崇洋	118
目	谈无所谓	121
	漫谈称谓	125
	谈因果关系	131
录	谈寂寞	135
•	谈九流三教	138
	帝王遗物	142
	演戏之都	148
◆	四川之竹	154
	冬天的情调	157
	风雨黄山三日游	162
	北京西郊两大古寺	171
	家	185
	故园之恋	189
	忆上海	193
	所谓我的故乡	197
	失败在数学	203

人贵自知

我读过的学校·····	206
我教过的学校·····	213
再度学生生活·····	225
我做导师·····	231
回顾五十年·····	235
行年六十·····	241
误解·····	245
秘密·····	247
说怕·····	250
侥幸心·····	253
青年和老年·····	257
人贵自知·····	261
人生四要·····	264
卖文生活·····	273
也是人生·····	278
如何择妻·····	282
完美的丈夫·····	286
中年病忘·····	289
中年以后·····	293
善自珍摄·····	296
垂暮年华·····	299
老而不衰·····	304
老年与回忆·····	308
敬老与崇少·····	312
人与人之间·····	318
悼伤随感·····	321
长生不死的展望·····	324

青年读本

饮食男女.....	327
男女之间.....	330
笑口常开.....	337
祸从口出.....	341
听者藐藐.....	344
视而不见.....	348
何以解忧.....	352
庸人自扰.....	355
帽子哲学.....	358
吸烟闲话.....	362
成名捷径.....	367
用钱的快乐.....	371
说话的技巧.....	374
自由的认识.....	377
主见的式微.....	380
生命的发展.....	383
散步与健康.....	387
从政与经商.....	394
苦闷的象征.....	398
床头夜读.....	402
买书和丢书.....	405
藏书与读书.....	408
读书的习惯.....	414
中国人与茶.....	417
湖上春茶.....	422
龙井绿茶.....	426
武夷岩茶.....	429

目

录

人 贵 自 知

佳茗余谈·····	433
名山事业·····	436
谈话的艺术·····	440
语文的作用·····	445
外行人的成就·····	450
思想为做人之本·····	453
致有志于科学的青年·····	456

目

录

回忆郁达夫

遇害四十周年纪念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因读的学校不同，加上我又是一个不爱社交的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郁达夫。他在日本是学经济的，学名郁文。隔行如隔山，我更见不到他的项背了。

创造社初期的几员大将，我只认识成仿吾。他是学造兵器的，学名成灏。我也不和他同行，为什么会认识他的呢？因为他是我二哥的好朋友，又是湖南同乡，他们都是学工科的，趣味相投，很谈得来。成常来找我二哥扯谈，我和二哥同居一室，奉陪末座，无可避免，不过我当然只有恭听的份儿。

1921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后来回到上海发行《创造》季刊，又出版《创造丛书》，一时颇为风靡。《创造》季刊是1922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到1924年1月停刊。1923年秋，我和几个留日同学，因日本大地震不能返校，便到西湖租了玛瑙寺的房间住下，每日游山玩水，闲聊郁达夫的小说。我在1926年回国，郭沫若著的《女神》、郁达夫著的《沉沦》，成了全国青年人手一篇的读物，他们都相当有名气了。

我在20年代末期，进入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30年代初创办《新中华》半月刊，以编辑人的身份，和当代各方面的人文都有

接触,时常聚会,以资联欢。骨子里的目的就是拉稿。长稿出书,短稿给杂志用。

创造社后期的冯乃超,在日本时就很友善,常用笔名在我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稿费虽不太丰,有时也能救急。还有创造社的诗人穆木天,也是我家的常客。

那时郁达夫住在民厚里,离我居处很近,我常去拜访他,意图当然是拉稿。他倒是有求必应的,我记得他给我的第一篇稿子,是题名《瓢儿和尚》的短篇小说,1933年1月10日登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后来他还写有什么文稿,我就记不清楚了。

我主编了一个《世界文学名著丛书》,郁达夫也答允为我译一部德国名著,他一直没有动笔翻译,我本人后来(1936年)也就去了欧洲,接着是“七七”抗战,当然一切计划都被战火摧毁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我赶快束装回国,经过新加坡时,又被日本高师同学、中华书局的同事郁树镔留下,帮他编《南洋年鉴》,同时在《南洋商报》任编辑。就在这个时候,郁达夫夫妇来到南洋了,工作是主编《星洲日报》的副刊。我请他们在南天酒楼便饭洗尘,等我准时赶去,只见达夫一个人叫了一杯冷饮在喝,王映霞竟未赏光。后来才知道达夫在热烈抗战中前赴南洋,惟一目的是想补救他那残破的婚姻,但努力终归失败,反而把自己的生命也赔了上去,真是人间一大惨事。

后来达夫听说我要回国,便告我只要一踏进国土,就会遇上敌机轰炸的,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后方也等于前线,有炸弹扔下来,总是要炸死许多人的。虽然随时随地都有丧命的危险,但他决不是有意劝阻我回国,而是羡慕我有勇气回国。当然他不是逃避的懦弱者,只是语气中有一种难言的隐痛罢了。

他是一个爱国者,对日本人的侵略恨之入骨;日本人也知道

人贵自知

他是反日的,终于不放过他,一定要把他置之死地。日本人如果不知道那卖酒的商人是郁达夫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谋杀他了。

达夫的话一点也不错,我乘火车从老街到达昆明时,北大教授老朋友潘介泉来接了我,带我上小馆子,可是席不暇暖,警报的声音便惨厉地叫起来了。介泉便带了我快地向郊外逃避。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到城里吃饭。我在昆明没有耽搁太久,便乘飞机去了重庆。在那里我才遇到了血肉横飞的、杀人不眨眼的大轰炸,几次都是从死里逃生的。

郁达夫走出危险境,去到安全地,终于不免一死。我离开了安全地,进入危险境,反而至今健在。难道人生真是生死有命的吗?

·
回
忆
郁
达
夫
·

记齐白石

北平有一画师，与姜白石同名而异姓——诶，你不要听错了，我是说他们同名，并不是说他们齐名。当然啰，一个生在宋朝，一个生在现代，一个是词人，一个是画师，他们的大名又怎样可以齐呢？我们这位画师，古怪得厉害，他就在现代的名画师中，也决不会与谁齐名，你说他齐姓，那倒可以，因为他本来姓齐。

齐白石，名璜，湖南湘潭人，多年侨居北平。他虽然是一个龙钟老者，却曾由徐悲鸿的劝驾，到国立艺术院那样一个洋学堂里教过书，不是，教过画。所以你不要把他当作老古董看待，他却有不少穿西装的高足呢。

我因为是和他同生在一个城池里的关系，从不认识字的儿童时代就知道他，但我并不晓得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齐白石，也不晓得齐璜就是他。我只晓得他叫作齐木匠。（这是他自己也引以自矜的，他为我画的一幅水墨画上，就盖着一颗“老木”的章子呢。）没有看见齐木匠造的房子，而只看见齐木匠画的画，这是一个幼小无知的灵魂，常常觉得奇怪的。后来我在他的画上面，找到了一些房子才得了一个解释，原来他是专造茅亭的。他画的那些样子，都是在乡下，我是一个生长在城里的孩子，当然看不见他画本的实物。我每回到亲戚家里去，就看见他画的一张茅亭。亭子上面有一匹黄牛，我总提心那黄牛有天会踏下来把亭

子踏破。

中学还没有毕业,我就离开了故乡,几乎一直到现在都在外面过日子。这些时候因为学的东西不同,竟再也没有机会谈到那个伟大的木匠或谈他的画了。去年我到北平去,无意中听到一位朋友谈起他,于是重新唤醒了我二十年前的记忆,我觉得我们乡下既产生了这样一位独创的艺术家,小时我没有见到他的机会,现在既近在咫尺,怎样可以不去拜访他一次呢?我的朋友看透了我这种心思,不待我提议,他便说可以带我去看看他,也许他高兴还可以给我画一张画呢。

记得是初春时节一个下午,我跟我那位朋友(同去的还有一位会刻图章的青年)走过了几条北平城西的小胡同,最后站住在一个有石阶级的大木门前。我们在两个锈了的铜环上敲了几下,迟迟地里面发出了一个声音问门外是谁,来为何事。我们说明来意,跟着拿出一张名片从门缝里塞了进去,门里的足音便渐渐地远了。我们立在门外静候,我的朋友望了我一眼,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事似地警告我说:

“他如果有什么果盘摆出来,你不要吃呀。”

我不懂这话的意思,反疑心是主人吝啬。忍不住要问:

“吃了他不高兴吗?”

“不是,他一定要请你吃。吃了不是他不高兴,而是你自己难免不肚皮痛。”

说到这里开门的来了,但我没有听见开大门闩的声音,而只听见金属物碰着响。我睁圆了两眼,一瞬也不瞬地要看个究竟。

门开了,原来上面挂着一把五寸长的铜锁。

我们经过大门的甬道,走出到一个梧桐庭院,老妈子把我们带到右边的一间大房子里,便自个儿去了。这个房子里布置很是简陋,一端放了几把茶几靠椅,中间的几上竖着一个大镜框,

里面装着一张戴眼镜的白胡子老者的像，不待言这就是我们要访问的人了。室之另一端，安置着一张一丈多长的书案，但上面一本书也没有，这原是他的客厅兼画室呢。

约莫等了十几分钟的光景，主人急遽地跑出来了。他因为正在吃饭，使我们等久了，很客气地向我们道了歉。接着主客随便闲谈，谈到他的画在巴黎卖掉了好几张，他面上露出一片喜悦的颜色来。及到他发见我是他的同乡人，现在正取道北平预备回里，而他虽然上了年纪，儿子劝他回去，他却舍不得离开住惯了的北平，现在听见我回去，也不免触动了乡思，一重暗云代替了喜悦的颜色笼罩住他的面部了。我们随即把话匣打开，由他的生活转到他的艺术上去。我们那位同去的候补金石家便乘机拿出他自己的作品去求教于当前的艺术大家。老先生接着一看，从容地说：

“你是摹的汉印罢，很好。有些章子已经摹得很像了。不过摹仿前人的东西，却不能落前人的窠臼，摹到相当的程度就要变，变得越是怪，越能惊倒人。”

他这寥寥的几句话，已经把艺术家成功的秘诀道破了。治印固应如此，绘画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画大写学八大山人，草虫学恽南田，但他决不受八大山人和恽南田的拘束，而自有他一种独创的怪味。他的图章虽是脱胎于汉印，但现在也就自成一家人了。我最爱他那种冲刀法，浑然天成，不假雕琢，其遒劲实远出汉印之上。不论他的画，他的印，他都能自己建立他的殿堂，不像别人只满足于从前人的贗物。这一点确是叛逆男儿的本色。他就禀着他这一点叛逆的天性，从他湫隘的职业中跳出来，刻苦自修，终于走进了艺术之宫。他不相信艺术是士大夫的专利，他使士大夫从此不敢轻视工人，而包办艺术。他不让他的职业，埋没他的天才，他也不讳言他的职业。许多人荣达以后便不

人贵自知

认微时的处境,这种忘本的事,是他平日所痛恨的。他无力改造这种士大夫的恶习,但他却为平日被士大夫所鄙视的工人复了仇。他的名字被士大夫尊崇以后,求画和篆刻的人日众,他有时故意高抬其价,使从前那些高官大员特别赏识。

听说有次一位大官,求他刻了一颗图章,遣人送去纹银百两,以当报酬,他接了以后马上赏给来人作为酒资。回报主人,为之渐忌,而他竟因此博得了个狂名,身价十倍。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八十岁了,那种少年时的狂态一点无存,鹤发童颜,只觉得和蔼可亲而已。